

宗岱 著

桃花謎案



北岳文艺出版社



桃花謎案



桃花谜案

宗岱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05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册

*

ISBN 7—5378—0344—7

I·328

定价: 2.50元

内 容 提 要

芦沟桥事变后，天津危在旦夕。一天夜里，天津日租界的“吉野公馆”里，电源突然被人切断，灯火辉煌的公馆顿时漆黑一团。这时，三楼密室的机密保险柜被一个男人打开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份秘密名单，开柜人惊喜万分，正伸手窃取之际，突然脑后吹来一股冷风，他蓦然回首，手中蜡烛随之熄灭。黑暗中他警惕地窥测了周围，确信无人后方又点燃蜡烛，但眼前的秘密名单不见了，只留下一朵绢制的桃花。

名单失踪后，名单上的人便先后被暗杀，绢制桃花也随着凶案的发生不断显现。这一连串的奇案，引起“吉野公馆”的主人——日本侵略者驻津间谍吉野川秀的万分惊恐，重金聘请了津门大侦探华欣侦破这桩扑朔迷离的桃花谜案。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惊险曲折的侦破故事和华欣与女记者梅亚男迴肠荡气的爱情纠葛。真相大白之际，华欣和窃取名单的梅亚男尽释误会，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声中双双跳入海河，爱的幸福陪伴他们相抱着告别人世。本书情节紧凑，语言流畅，确有使人非一口气读完不可的阅读魅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天津城危在旦夕。日本帝国的军队向华北大举进攻，虽然是早已料到的事情，却仍然引起了一片恐慌。然而，在腥风血雨中，人们并没有沉睡，爱国志士正在悄悄地行动着。但是，这是一个鱼目混珠的年代。若想认清每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谈何容易？

这天夜里，阴云密布天津城的上空，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昏黄的路灯，在街道两旁不安地放射出微弱的灯光。雨前的空气，闷热得象蒸笼，却没有人敢出来纳凉。尤其是日本租界地，更是死气沉沉。突然间，一股狂风席卷而来，掀起了地上的灰尘。昏黄的灯光，只能看见一圈黯淡的光环。正当狂风猛烈袭击整个城市的时候，一道银灰色的闪电，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引来了一阵沉闷的雷声。继而，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

这时候，一辆黑色的小卧车，沿着日租界芙蓉路疾驶而来，骤然停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黑暗中，使人很难看清它的车身。车门打开后，从车里钻出一个身穿日本军用雨披的人。他迈开大步，急匆匆地斜穿马路，来到对面一幢灰色的楼房前。银灰色的闪电，照亮了悬挂在铁门上的一块方牌，上面醒目地写着四个黑漆仿宋字：吉野公馆。

这家公馆的主人，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日本人，名叫吉野川秀，官衔少佐。他出身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由于在天津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奉调回国后，

有一次竟因烟瘾发作而从马上坠落下来，受到军部勒令退伍的处分。至今，他的左腿仍留有残疾，走路时离不开拐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但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而且在天津结识了不少官僚、政客，以及青帮分子。因而又转由日本陆军参谋部，再次派到中国。从此，天津日租界的芙蓉路上，就出现了这个负有秘密使命的吉野公馆。

公馆里的灯光，彻夜不熄。因为里面有烟、有酒、有女人，供那些亲日分子尽情享受，故而网罗了不少朝野要人、巨商富贾，以及流氓土匪，使这里俨然成为他们消魂的极乐世界。但是，局外人却无法混迹其间。

穿雨披的人，大模大样地走进了公馆的大门。当他穿过院落来到楼前，正欲拾级而上的时候，楼房门口蓦然出现了一个彪形大汉。穿雨披的人没有停住脚步，径直走向前去。

“喂，”彪形大汉冷冰冰地说道，“请出示派司。”

穿雨披的人面无表情地看了那个大汉一眼，便从怀里取出证件，漫不经心地递了过去。彪形大汉仔细地辨认了一下，直到相信不是伪造的，才皱着眉头问道：

“先生，你既然是玄洋社的人，我怎么不认识？”

“这不奇怪。”穿雨披的人不屑一顾地说道，“若让你把玄洋社的人全认出来，中国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况且，我刚来天津不久，也并不认识你。如果你不放心，就把吉野先生请来吧！”

那个守门的大汉见穿雨披的人口气很生硬，态度顿时缓和下来。他虽然是吉野公馆的保镖，却是个中国人，自觉在日本人面前矮三分。况且，他在吉野公馆当差多年，知道玄洋社是日本黑龙会的秘密团体，自然更不敢招惹。

“对不起，”守门的大汉学着日本人的样子，向穿雨披的人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操着半生不熟的日本话说道，“先生请进！”

穿雨披的人傲慢地把证件重又揣进怀里，便信步走进了楼房。他刚来到左侧的客厅门口，只见一位身穿和服的侍女满面笑容地走过来，殷勤地替他摘下了湿漉漉的雨披。此时，华丽的大客厅里，热闹非凡。留声机的喇叭里，播放出优美动听的日本民间乐曲。两名身穿宽衣大袖的日本女人，正在边歌边舞。围在她们周围的男女，一个个笑逐颜开，有节奏地使劲拍着巴掌。

“请问，”脱下雨披的不速之客问道，“吉野先生怎么不在客厅里？”

侍女忙说道：“他正在楼上会客人，需要我去通报一声吗？”

不速之客摇了摇头，说：“不必了。”

侍女温顺地向不速之客行了一个屈膝礼，便拿着那件雨披退去了。这时候，客厅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两名载歌载舞的日本艺妓，在一群男人的簇拥下，跌坐在腥红色的长沙发上。有几个油头粉面的男人，殷勤地向她们献酒，吵嚷声充满了整个客厅。很显然，这两名日本妓女，来自于日租界“游廊地”的日本妓院。另有几个男人，分别挤坐在三位袒胸露臂的女人身边，耳鬓厮磨地低语着，而且不时地搞些小动作。

不速之客没有卷进乱哄哄的调笑行列里，他尽量不惹人注意地躲在客厅的一角，慢慢地吸饮着血红的葡萄酒。然而，他的眼睛里，却掩饰不住地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似乎在

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忽然间，他感到有一双冰冷的目光向他投来，使他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噤。于是，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抬眼望去，只见客厅的另一角，有一位美貌的女子正在注视着他。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看到这样漂亮的女人，竟情不自禁地呆住了。顷刻之间，他发现那对冷目变幻成一双妩媚的笑眼，却又是那样深不可测。此刻，他感到一阵心灵的迷乱，几乎忘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须臾，那位神态端庄的女子站了起来，款款地走向另一个房间。绛紫色的旗袍，在柔和的莲花吊灯下，勾勒出她那修长娉婷的身姿，使她在一群丑态百出的男女中间，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尤其当她踱到房间门口，蓦然回首冲他莞尔一笑，顿时使他感到自己的魂儿被勾出了躯壳。他忘情地瞪大了眼睛，死死地注视着那位宛如天仙般的美人儿，恨不得随她而去。就在这个时候，公馆里所有的灯光，突然一下子熄灭了，客厅里霎时变得漆黑一团。正在尽情调笑的男女，不禁发出一阵惊嘘声。不速之客浑身一震，慌忙跳了起来。

正当客厅里一片混乱的时候，黑暗中响起一个浑厚的声音。在座的男女一听，就知道是吉野川秀来到了客厅。

“女士们，先生们，请不要惊慌。”吉野川秀不慌不忙地说道，“可能由于雷雨的缘故，线路出现了故障，已经派人在检修。我以为，诸位秉烛夜谈，兴许更有情趣。”

俄顷，大客厅里点燃了十几支粗大的蜡烛，虽然不及电灯明亮，却果然别有一番情趣。猛可里，一个女人尖叫起来，原来不知是谁趁黑暗的时候，扯下了她的短裙。所有的男人，不期而约地把那贪婪的目光，一起向她的下身扫去，

恨不得有人连她的三角裤衩也一同剥去。在一片放肆的谑笑声中，谁也没有注意到客厅中少了两个人，那就是不速之客和那位美貌的女子。

偌大的公馆里，尽管点燃了很多蜡烛，却无法照亮每一个角落。尤其楼道里，不时有穿堂风吹过，蜡烛的火苗忽明忽暗，就象是坟地里跳动的鬼火。此时，暴风雨仿佛要加重公馆里的神秘而恐怖的气氛，伴着电闪雷鸣，拼命地砸着门窗玻璃。一时间，来这里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几乎不敢在房间之间随意走动。就连躲在二楼一些房间里吸鸦片、玩女人的头面人物，也收敛了兴致。这样一来，倒省去了当差的许多麻烦。

不速之客瞅准了这个时机，沿着铺着地毯的楼梯，象鬼魂一样直奔三楼。那轻捷的动作，如同一只窜跃的野猫。恍惚间，他好象听见身后传来轻微的响动，便机敏地将身体隐入黑暗中，紧张地窥视着。然而，楼梯上空无人影，只有二楼的楼道上闪动着跳跃不停的烛光。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便潜身奔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门口，用钥匙轻轻打开了房门。随着一道闪电过后，他的身影在房间门口倏忽消失了。

房间里，黑古隆冬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当闪电从窗口射进来，才能在瞬间看清屋里的摆设。他背靠着门，镇定了一下紧张的情绪，然后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手中的白色蜡烛。刹那间，房间被微弱的烛光照亮了。尽管风雨声很大，脚下又是柔软的地毯，他依然小心翼翼地放轻脚步，向左边墙壁蹑手蹑脚地走过去。

这个房间，是吉野川秀的密室，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入内。就是玄洋社和三同会的头面人物，也不例外。左边的墙

壁上，嵌有一个秘密的保险柜，被一幅唐伯虎的字画遮掩着，里面存藏着他与日本陆军参谋部，以及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来往的机密文件。

不速之客伸手揭去了字画，立时显露出质地浑厚的保险柜的铁门。他仔细地端详了几分钟，便迅速地行动起来。沉重的铁门，终于被他巧妙地打开了。借着烛光的照耀，他看见保险柜里有很多文件。而在这些文件的最上面，是一份只有几页纸的名册，显然是吉野川秀刚放入不久。顿时，他的眼睛一亮，面部的肌肉因极度的兴奋而痉挛着。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干得如此顺利，真乃是天遂人愿啊！在他的眼前，立时闪现出一条金光灿烂的五彩路。那里有醉人的美酒、舒适的洋房、华丽的汽车、闪光的金银，以及令人心迷的美女娇娘。这所有人生的快乐和享受，转眼之间就要变成现实，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

然而，就在他把颤抖的手伸向那份名册的时候，冷不丁觉得脑后吹来一股凉气，没容他反应过来，手执的蜡烛便“噗”地一下熄灭了。他心中一惊，慌忙回过身来，并随手抽出了腰间的手枪。漆黑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他急忙重新点亮蜡烛，并高高地举过头顶，除了他的身影投在墙壁上，房间里依然是空荡荡的。他不敢再拖延时间，忙又回身去取那份名册。刹那间，他惊呆了，原本放在那里的名册，此时却无影无踪了。代替那份名册的，竟是一朵粉红的绢制桃花。恐怖的阴影，立刻笼罩了他的全身，额头上也滚下大颗大颗的汗珠。猛然间，响起一个震耳欲聋的炸雷，吓得他两腿一哆嗦，差点摔倒在地上。他顾不得多想，便发疯般地向门口扑去。冲出房门之后，他仍然感到有一个看不见的幽

灵，正在向他伸出黑色的魔爪。猛可里，他脚下踏空，沿着楼梯“咕咚咚”地滚了下去。

连续而沉闷的响声，惊动了楼下的人。立时，有几道雪亮的手电光柱，在大厅的空间纷乱地晃动着。同时，有两个保镖也持枪向楼上冲来。曾被恐惧震慑住的不速之客，此刻已经清醒过来。他意识到若不立即冲出楼房，决逃不过对方的搜捕。于是，他从黑暗中挺身而出，抬手就是两枪。枪声中，只见一个保镖的身子晃了晃，便从楼梯上栽了下去。对方看到这种情况，被激怒了，也举枪还击。呼啸的子弹曳着弧光，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在他身后的墙壁上留下了十几个弹痕。溅起的墙皮白灰，纷纷落地。倏忽间，他腾身而起，翻过二楼的栏杆，飞身向楼下跳去。

“抓活的！”

吉野川秀恼怒的声音，在楼道大厅的上空震响着。五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保镖，迅猛地扑了过来，将不速之客团团围住。顷刻间，一场激烈的搏斗，在大厅里展开了。不速之客凭自己的精湛的击技，奋力抵抗着。但因寡不敌众，故此不敢恋战。他左冲右突，死命向楼外突围。然而，去路已被死死地堵住，几次都没有冲出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突然虚晃一招，一个鱼跃向客厅里冲去。此时此刻，客厅里的男女，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眼见不速之客猛冲进来，便叽哇乱叫地四散逃开。

“快往楼上跑哇！”

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句，那群惊慌失措的男女，便蜂拥着冲出客厅，向楼上跑去。几名保镖断定不速之客企图破窗而逃，早已堵住了窗口。正在这个时候，客厅里突然一片明

亮，被切断的电流接通了。在灯光的照耀下。不速之客的面目清晰可见，这时候的形势，对他是十分不利的。尽管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最终还是被生擒了。

吉野川秀拄着黑色的硬木拐棍走入客厅，恶狠狠地盯视着不速之客。突然，他哈哈地大笑起来，回身坐在了沙发上。

“你是个英雄，是条响当当的好汉！”吉野川秀翘着大拇指不住地称赞道，“你单枪匹马，敢于独身闯入我的公馆大打出手，其胆量与技击都令人折服。不过，请问先生，我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你吗？”

不速之客默默不语地看着吉野川秀，他一时闹不清对方的态度，为什么突然变得这样温和？

“如此说来，我并没有得罪过你。”吉野川秀察言观色地继续说道，“那末，是谁指使你来的呢？”

不速之客避开了吉野川秀的目光，不愿意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忽然间，他的目光凝住了。他看到那位美貌的女子，正站在客厅门口的人堆里，秋波闪闪地望着他。

“先生，”吉野川秀警觉地向客厅门口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发现，便说道，“如果你拒绝回答我的问话，我只好把你送到警察署去。不过，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不会象我这样同你谈话啦！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既然落入了我的手里，就必须把一切都讲清楚。假如你觉得这里谈话不方便，我们可以换一个安静的房间。先生，我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啦！”

不速之客仿佛没有听见吉野川秀的话，依然凝视着那位美貌的女子。他似乎觉得曾经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她，却又回

忆不起当时的情景。正当他极力唤起旧日的记忆时，蓦然感到有一股又甜又腥的东西涌上了喉咙，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此时，他只觉得浑身酥软，嘴角流出了一道黑红的血水，头脑也变得昏沉起来。然而在他的眼前，只有一个面影，就是那位美貌女子的脸庞。

“啊，我想起来了，她……”

不速之客喃喃地自语着，那微弱的声音，只有他自己能够听见。此时，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了。那张漂亮的面孔，瞬息之间变幻成一朵粉红的桃花，在他的眼前旋转着。啊，就是那朵催命的桃花，夺去了自己的一切！

“……桃花党！”

不速之客恐怖地大喊一声，接着身体一晃，沉重地倒在了地上。这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吉野川秀赶忙奔过去，俯身抓起了不速之客的手腕，发现那人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忙搜查不速之客的所有衣袋，结果除了那个玄洋社的秘密证件，并没有其它的东西。他冷不丁地站起身，顾不得地上的尸体，急急忙忙地冲出客厅，直奔三楼而去。

当吉野川秀不安地步入自己的密室，一眼就看见秘密保险柜被打开了。他三步并做两步来到保险柜的跟前，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几乎站立不稳。

那份名册，是遵照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密令，在日军武力占领天津之后，立即成立治安维持会，而由吉野川秀秘密拟定的人员名单。一旦走露风声，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并给吉野公馆带来致命的打击。今夜的不速之客，肯定是为那份名册而来。可是，为什么在他的身上，却没有搜到呢？

吉野川秀定了定神，这才发现保险柜内的文件上，端正地放着一枚绢制的小桃花。他的心里不由得一惊，慌忙将那朵小桃花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着。这朵粉红色的桃花，做工十分精巧，泛着鲜艳的光彩。然而在吉野川秀的眼里，却是一个可怕的魔物。

这时候，雷雨已经渐住。曾被不速之客搅得鸡犬不宁的吉野公馆，又陷入空前的死寂之中。吉野川秀坐在硬木花椅子上，呆呆地瞅着那朵粉红色的桃花，在苦苦地思索着。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

街道上，传来了刺耳的刹车声，接着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吉野川秀知道，公馆的枪战惊动了日本警察署和宪兵队。于是，他缓缓地站起身来，向密室的门口走去。

2

晚饭过后，华欣冲罢凉澡，便坐在小客厅里翻阅报纸，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虽然不到三十岁，却已是津门著名的私人侦探，破获过很多疑难的刑事案件。就连一些高超的警察，也不得不叹服。由于他居住在日租界的浪速街，故而日本总领事馆曾再三聘请他担任日本警察署的侦探长，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生性不喜受人束缚，更何况去为日本人干差事，觉得有损自己的形象。他的家中，只有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仆，为他照管家务和料理饮食。老仆姓辛，人皆尊称“辛伯”，反倒把他的名字忘记了。由于辛伯的老伴早丧，膝下又无儿无女，所以把华欣看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华欣父母双

亡，又未娶妻，自然也把辛伯看做是自己的长辈。因此，主仆二人不但相处得十分融洽，而且是相依为命。对于华欣的职业，辛伯老是忧心忡忡，生怕他在与罪犯的角逐中，有个三长两短。在辛伯看来，凭华欣出类拔萃的才智，干什么事也比当侦探强。而华欣却不以为然，仿佛不干侦探的行当，他的智力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越是棘手的疑难案件，他越是感到兴奋。他有时甚至为了寻求刺激，甘愿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为此，辛伯不知发过多少牢骚，华欣却总是付之一笑。

这些天来，华欣感到十分烦躁，芦沟桥事变，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刺激。他已经托人在英租界给他找一处住所，决定搬出日租界。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辛伯的支持。辛伯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停当，一俟找到住处，就可以立即搬迁。华欣因为心情烦乱，面对十几家报纸，竟看不进去，且不说见诸报端的，大多是一些乌七八糟的社会艳闻，不堪一睹。更有几家汉奸报纸，在拼命粉饰日本帝国侵略行径。甚至连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也在鼓吹日本军队所向披靡。于是他把报纸扔到一边，顺手点燃了一支雪茄。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东亚晨报》上，第四版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曹严华血案尚在调查》。华欣眉头一皱，便抄起了报纸。那是豆腐块大小的一段报道，只见上面写着：

据悉，津门名探华欣君之好友曹严华君，于两日前在大北饭店被暗杀。经现场勘查，除死者枕边发现有一枚粉红色的绢制小桃花，未寻到凶犯的任何作案痕迹。街巷传闻，此案系神秘的“桃花党”所为。目前，警方正在悉力调查。

华欣看罢，感到非常气愤。百余字的报道，竟用他的名字做为开头，显然隐喻此案难于破获。说起来，华欣与同窗学友曹严华的关系并不密切，尤其近几年来，他们很少来往。华欣曾耳闻曹严华经常和日本浪人厮混在一起，是“游廊地”的常客。据华欣所知，曹严华并不富有，而他出入日本妓院的花销，却大得惊人。直到今日，华欣也闹不清曹严华究竟从事什么职业。两天前，曹严华从大连乘船回津，在大北饭店落榻，于当夜被人用袖珍手枪暗杀，直到天明才发现。华欣闻讯后，拗不过曹严华老母亲的再三请求，只得立即赶到那里，却被日本警察署的警探拒之于门外，甚至连现场都不允许他看一眼。华欣感到很蹊跷，往日日租界发生血案，警察署总是主动邀请他亲赴现场，协同破案。可是，为什么这次血案，却拒绝他勘查现场呢？尽管对于曹严华的劣迹，华欣很讨厌，但他们毕竟是老同学。况且，警察署的举动很令华欣不满，所以他多次要求介入该案侦探，却未能如愿以偿。今日的《东亚晨报》，竟登载了带有挑衅性的报道，如何不使华欣气恼？他暗暗地拿定主意，即使日本警察署不提供方便，他也要把曹严华的血案搞个水落石出。

这时候，辛伯推门走进小客厅，满脸不悦地引进一位中年男人。华欣抬头一看，立刻认出是吉野川秀，便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身体微胖的日本人，表情有些冷淡。很显然，他同辛伯一样，并不欢迎吉野川秀的来访。

“华欣，”辛伯颇为不满地说道，“这位东洋人拦也拦不住，死活要见你。他连通报的时间也等不得，就硬闯了进来。”说完，便狠狠地瞪了一眼吉野川秀，回身退出了客

厅。

吉野川秀被辛伯的一番话，说得很尴尬。他自我解嘲地冲华欣微微一笑，拄着文明棍向前迈了几步，似乎想同华欣握手。当他发现华欣没有向他伸出手，便把举起来的手又垂落下去。

“请坐。”华欣不卑不亢地打了一个手势，自己也随便地坐了下来，“吉野先生，您屈驾寒舍，不知有何贵干？”

吉野川秀坐下后，矜持地说道：“华欣君，我此番来府上拜访，是想请你帮助我寻找一个神秘的人物。”

华欣淡淡地笑了笑，说：“实在抱歉。我做为私人侦探，只受理当事人委托调查的案件，从不代客寻人。那种事情，还是请报馆帮忙更为合适。”

吉野川秀说道：“如果在报上登一则寻人启事就能解决问题，我也就不敢前来麻烦先生啦！”

“并非我不从命。”华欣吸了几口烟，说，“据我所知，贵公馆颇有能人，何况‘白帽衙门’也有不少出色的探警，何以屈就敝人？倘若我要应允，岂不有损大日本帝国的脸面？吉野先生，依我之见，还是另请高明为好。”

吉野川秀叹了口气，说：“听华先生的口气，似乎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才不愿意帮忙。日中双方，自发生了不幸的芦沟桥事变之后，开始了敌对行动，为此我深感痛惜。但是，两国军队的冲突，不应该波及民间的友好往来。我不过是一名日本侨民，因为仰慕先生的大名，才来求助于你。”

“吉野少佐，”华欣淡淡地说道，“我不想同你争辩芦沟桥事变的是非问题。可是我却有必要告诉你，我是一个中国人。”